

缸荷谱[清]杨钟宝

“制芰荷以为衣兮，集芙蓉以为裳。”“其志洁，故其称物芳。”“濯淖污泥之中，嚼然泥而不滓。”太史公何拳拳于《离骚》哉？良以其人其文与花一也。仆弱冠从古心叔之楚，自安化、沅江、武陵，历善化、茶陵、芷江，及湘阴、长沙。壬午通籍后，与司空兄对管华近，既而驰驱四方，老仍视学于楚。河伯之荷盖，司命之荷衣，湘夫人之荷屋，搴之木末，采之水中，如古欢，如旧雨，与予若相终始。而苔岑之隔，垂五十年，“三十六陂春水，白头想见江南”，浩然有归志矣。夫玉井之莲十丈，博陆侯之莲鸳鸯三十六；历城之北湖二十里；平阳峙之百里芳，右军之所憩焉，鼎湖之步虚千仞，李阳冰之所托足焉。彼群芳之如海，岂一苇之可航？比尚缸荷，不越几席间，而无美不具。归与诸君子数晨夕间为避暑之饮，以此为下酒物。瓢盎之大小尺有咫，而茎长于人，天工人巧，合同而化有是夫！杨子瑶水，花董狐也，以其《缸荷谱》问序于予。兰，吾知其于幽谷也，菊，吾知其于老圃也，梅，吾知其于大小岭也。以莲之茎能辟鼠，藕能辟蟹，叶能治痲疾，房与实足以安胎而变发，岂不大有造于斯世乎！乃辱在泥涂，沦于漭溷，参军之鬣蒙其上，长卿之跼介其旁，然而修洁自好，涅而不缁。设不谅其心之苦，所处之非其地，则其真终不白于天下。莲哉，莲哉，我重有感于花之君子哉！屠维大荒落塞且，南汇吴省兰稷堂氏拜序。

六经而外，皆子也，古人学问，各守专门。故自唐以上，撰述具有源流，至宋而体裁杂出。凡一名一物，如器具、饮食、草木、鸟兽、虫鱼之属，无不勒有成书。今观四库所藏，其著录文渊阁者，犹不下数十种。盖以资利用，以广记闻，俱足为学问之助，故古人亦不废焉。瑶水诗狂花癖，与俗殊酸咸。谓荷之爱，周后鲜有闻，乃著《缸荷谱》一卷，其源盖出于欧阳氏《牡丹记》。考荷始见《毛诗》。《楚词》以降，播之歌咏者，其称名也繁，其取类也广；顾自《牡丹记》而外，若扬州之芍药，金漳之兰，范村之梅与菊，以及海棠、荔枝，甚至芋，菌、苔，笋之细，多有记录。荷独无谱，可乎？瑶水补其阙，而写声绘影，各极其致，又非长卿、眉公辈诸小品所可同日语也。或谓荷之为花也，宜乎陂塘池沼，而谱荷于缸，毋乃隘甚？然今之荷，实备于缸，有非陂塘池沼所宜者，不得泥于古之所无，遂不为今之所有。《说文》：“缸，从瓦，亦从缶。”许叔重谓土器已烧之总名。《尔雅》：“盎谓之缶。”《方言》：“自关而西谓之盆，小者谓之瓶、甗，陈楚宋魏之间谓之<是瓦>，其大者谓之甗。”缸之名始见《汉书》，师古注谓“长颈之瓮”。《广韵》有罍缸。今缸之形制固不一，古今名号有易，制器勿能尽合，要皆范于土，成于火

，而宜于荷。荷，花之隐君子也，缸，君子之岩栖谷处也，瑶水，花之良史也。以良史而疏岩栖谷处之隐君子，又无待征诺谱，而知其无遗美无谀词也已，嘉庆己巳且月上浣，秀农陆庆循书于无求安居。

自序

原夫藕之为花也，濂溪爱之，而不言其色。言其色者，曰红曰白而已，不闻有轻红、淡白、浅碧、深紫之纷然也，不闻有重台、单瓣、千叶、双头之犁然也。其为名也，曰莲、曰荷、曰苓、曰茄、曰水芝、曰泽芝、曰水白、曰水华、曰水日、曰水芸、曰芙蓉、曰芙渠、曰菡萏，然即物而异其名，非判其种于名也。其花也，于江、于湖、于池、于沼，不闻若罌、若盎、若碗、若盞皆花也。花之蒔于缸也，自红白大种始，然类多习见，人亦不甚珍爱。有贾于扬而归者，出数小瓷盆示客。翠擎璧月，香泛霞杯，弱态丰容，掩映于筠帘棊几间。人竞以银钱市艳，贾又故昂其值，亦时出其值以醉客。顾吝其种，必残其余，王戎钻李，惧人之有我有也。久之，种亦渐广，卖花佣又争致其所无。或谓小种皆子出，故不数年，遂得卅余种。撑夏涉秋，闲庭曲院，粲如流绮。展琉璃之簟，倚水精之枕，露香花韵，沁骨侵肌，不必荡桨溯流，求清凉世界也。因为之按种征名，详品辨色，与夫蒔藕藏秧，燥湿肥瘦之得法得宜，一一次序而谱之，庶与洛阳之牡丹、广陵之芍药并萃其美。然稽诸古，则南海有睡莲，沧洲有金莲，乐游有嘉莲，驳鹿山有飞来莲，钩仙池有分香莲，琳池有分枝荷，儋州有四季荷，证诸今，则越有傲霜莲，粤有五色莲，辽海有墨莲，金川有雪莲。乌得以耳目之所及，遂以尽天下之奇也耶？他日之修花史者，幸有以广我所不逮，而并为李九疑、王敬美、王康节之功臣也可。嘉庆十三年岁次戊辰闰五月，上海杨钟宝识。

题词

萧晨白社尺书传，为报盆罗五色莲。香国品题殊茂叔，文心变幻胜瑶泉。月疑融雪开偏合，露欲成珠散又圆。老我北窗如太华，卧游玉井藕为船。

纷纷单瓣又重台，粉白银红次第开。疏发前人康节谱，新评老辈子安才。凄凉北渚秋风曲，冷落南村夜雨杯。（陶九成清樾堂风致，何减我家铁崖。）三十六陂何处是？碧筒香里涉江来。

晁蒋空争宋晏强，渔家六阙盛欧阳。（无咎《新荷叶》、竹山、景文、叔原《蝶恋花》及文忠公之《渔家傲》皆莲词之最著者。）《八归》、《八犯》新腔旧，《三叠》《三台》小令长。（时以《练香词稿》下询。）抱月纤腰怜静婉，愁红法曲补温郎。（梁羊侃、静婉《采莲》二曲至飞卿时已失传。）瓣香浮海星精到，赢得流萤照夜囊。

烟波渺渺许重探，一片红棠落日酣。鬲指新声翻白石，（“闹红一舸”，姜

之《湘月》即《念奴娇》。鬲指声，万红友谓宫调失传，然声音之道必不终湮。瑶水精于音律，试一索“鬲指”之解。）弹词旧史唱升庵。（《谱》忌盲词，若《廿一史弹词》人所共喜，当不厌听。）面争郎似肩随六，病爱医良肱折三。（《谱》详培秧治锈，可称玉井歧黄。）谁为湘累漂初服，佛香空满百花潭。

心香杨光辅拜题

单瓣十大种

朱砂大红大红种类甚繁，略举四种，已尽其概。

小圆尖瓣。灿若丹霞，明于火齐，虽经宿不淡。莲之有大红，犹梨园之有参军，苍鹞。当夫子弟登场，曼声膩语，丝娇竹脆，苟无铜琵琶，铁绰板唱《大江东去》，则无以荡柔靡、达英爽。故大红为群花之领袖，而朱红尤为大红之领袖。

朱家大红

瓣圆而椭。色亚于朱红，而花倍大，茄倍高。盖池种也，屈其性就缸，触时怒发，绕节生花，藕环一匝，则不复花矣，不似池中之秋后犹花也。

杭州大红

花样与朱红亚，但色不逮耳。发茎不高，可以小缸蒔之。惜叶大，不得偁诸小种。然秋后犹花，为红十八瓣之殿。“天然去雕饰”，我为是花诵之。

嘉兴大红

瓣圆色浅，人以桃红呼之，然黯淡无精彩，置之诸品中，非其伦矣。

绿放白莲

种不知其所由来，但蒔之者恒数年不得一花。丙寅夏，始于江壖僧舍见之。谓是辽阳莲蒔所出。六叶一花，花十八出，叶深碧而多皱。绿苞乍坼，新月笼烟，北方佳人，遗世独立。至誉无誉，我不知其美之居于何等矣！花后不更花，明年析而两之，亦不花。人情厌故，罕见为珍，岂逆人之私，故示其狡狴耶？抑希世之姿，未容习见耶？还以叩诸司花者。

粉放白莲

白十八瓣之见珍于时也，犹之千金市骏，请从隗始，一时不招而至者两种。皆疏秀明净，极潇洒之致。其叶淡碧而有白光，其花繁且早，其蕊略如傅粉。其开也，则莹澈无瑕，微红尽敛矣。合观绿放、粉放两白莲，如两贤相并，一则高世绝俗，名可得闻而身难得见，一则浮世徇俗，与物无忤。北岳滥巾，南州磨镜，士各有志，为慨然久之。

一捻红大小二种。

传者谓内人晓起，印残脂于花上，遂以命名，种类不一，节疏者易花，密

者难花。叶肥碧滑腻不留手。初茁绝似紫芽姜，花如莹玉而红润，或如桃花颀面，姿质醲粹，容光焕发。虽银红之艳冶，大水红之丰韵，无以过也，有十三瓣者，为吴下种，影薄花疏，举止羞涩，未免婢学夫人。

银红大小二种。

水殿风回，讶绮霞之零乱；冰绡汗渍，怜香露之沾濡。华清宫里，宿醒犹未解也，然其俏倩之姿，肥环又当却步。小种浓厚，似优于大种。然大种能屈信如人意，随其受器之大小作花，尤可喜也。

大水红大小二种，俗名杨桃。

素面朝天，红罗覆额。踏波仙子，赋感陈思，岂其苗裔耶？何神韵乃尔！厥种传自崇川。近得吴下小种，如玻璃盏盛蔷薇露，玲珑透澈，弥觉风流，第小种可纵之使大，而大种不能约之使小，物相类而性相反也。

淡水红俗名妃白。

亦艳冶，亦丰韵，亦醲粹。神光离合，不可名状。求之者当在太华峰头，不得浪指若耶溪畔也。旧以妃白名，失之俚，故易之。

重台一种

白莲

绿放、粉放而外，有重台之白莲。霜毫蘸碧，翠锁葳蕤，宛然绿放也。及开后谛视，盖单瓣而中攒数小瓣，丰神高迈，终觉逊之。益叹嘉宾之轶伦，文度为独步矣。然别开生面，品绝可珍。

千叶九大种

蜜钵大小二种。

其色蜜，其形钵。阿耨池头，盛来甘露，兜罗绵手，拈出妙香，洵千叶中之绝品也。凡千叶初放，类美满可观，迨其将落，首如飞蓬，不免障跟。惟此花结跏趺座，现庄严相，划然解脱，一丝不挂。谓非具定力者耶？故以佛说之。

大白

花肥叶大，色茂香浓。以匹大红，为群芳长。“冰肌玉骨，自清凉无汗”，谓不如解语花者，殆为玉奴解嘲耳。试于风清月晓时，披襟露坐，泠然欲仙去。恐温柔乡不易我白云乡也。

小白

瘦于大白，而深静过之，盖蜜钵之流亚也，花瓣弯环回抱，不欲以房示人，颠耐风日，虽经三宿，犹圆如满月，使人之意也消。

小小白

视小白尤小，然不列于小种，呼之曰小小白，举其类而及之也。神寒骨重

，叶尤古翠可爱。茎直如矢，任风雨不作俯仰态。孤峭之性，宜比德于君子。

小桃红大小二种。

醜而不妖，丽而不俗。艳占榴先，香披桂后。百日间，花不暂歇。月夕觞咏其侧，庭彩烂然，芙蓉镜下，我得以傲群仙矣。

洒金大小二种。

或疏或密，或淡或浓。如彩云宿月，如鹤顶星丹。或谓如春雪未融，桃花乱落，殆妙肖也，花繁盛，一缸可得十余朵。入秋，色愈妍。或红白平分，无纤毫错杂，尤奇。

锦边大小二种。

质白，朱丝绕之，细如缀锦。花最勤。得意处，亦作半面妆，与洒金妒影，点染秋光，悠然篱下。或谓莲之开落，才三日耳。然旋落旋开，日计不足，月计有余，菊又转不若莲之久长矣，当名之曰“延龄花”。

台莲青、红、白三种。

此佛土千叶宝花也。如牟尼珠，如肉髻，如涌百宝光，如闻旃檀香，如楼，如台，如有佛化身，敷座而坐：所谓“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”者非耶？时而青，而红，而白，非我佛以色身示人耶？戏为之一转语曰：空中无色。彼房彼茄彼藕，不空而空也。有是空，有是色。色空空色，或当作如是解。

佛座莲一名剥莲。并头、品字、四面附。

有心无房，开必以手，乏自然之趣。然耐久，一花次第开之，可七八日。初如露桃，渐如艳粉，如牡丹，宿雨而心现矣，而头垂垂，而告倦矣，厥种凡四，系名于心。曰并头，曰品字，曰四面，皆其类也。

单瓣七小种一捻红、银红，大水红说见大种。

大红

大如簷蔔，色嫩花柔。日炙之欲消，风吹之欲去。合小白莲、小水红、小一捻红、小银红、小大水红、小蜜钵、银红钵、小小桃红、小洒金，小锦边，小部霓裳，分行簇队，水边多丽。畴谓小南强不敌大北胜耶？

绿放圆瓣小白莲

与绿放大种绝相似，而不似大种之不易花。其一种逸情远致，人方之何氏之有小山。余曰不，此傲岸之士，养望自高，深藏不出，而见其佳子弟以炫耀于人耳，然佳子弟亦何可得耶？

粉放尖瓣小白莲

小花小叶，尤小于小水红。多塌荷，少擎荷。花从塌荷出，绝类今之午时莲。三伏天轻雷雨过，縠纹新涨，凉飈微动，若沉而若浮，其浴水之鳧翁耶？其数钱之姹女耶？拟泛芥舟于杯湖。彼北窗高士，将神往以物色之矣。

小水红

吾乡之有小水红，自维扬贾客始。越数年而有单瓣焉，与千叶貌类而质殊，珠圆玉润，秀色可餐。卫玠璧人，彼六郎乌足以比拟哉！

千叶六小种蜜钵，小桃红，洒金、锦边说见大种。

小水红

水红而小之者，别其名于大水红也，藕才指大，花樽，花插、碗盏之属可随意蒔之。茎抽数寸即花。花如脂盒，流媚动人。尤得意在欲开未开时，朝曦耀景，露粉含腴，昔人云“不嫁惜娉婷”，直兴到语也。间有蒔以大缸者，殊不似花意。且不必以架约之。不衫不履，更饶风趣。

银红钵一名小青台。

不以色贵，以品贵。继蜜钵之宗风者，有银红钵焉。开则恒敛而不泛，落则蜕出风露，撒手虚空。昔神僧咒钵，钵现青莲花。钵耶？莲耶？是一是二。请参能仁而证之。

艺法六条

出秧

清明后，风日晴暖，藉地以草，覆缸其上，徐以手出之，弗伤其蕪，藕屈如环旋上者为头秧，二三节间横出一小藕者为二秧、三秧，截之可以分蒔，无歧出者，不可截也。节间嫩芽谓之蕪，亦谓之窜头，葭蒙所自起也。藕梢之无节者谓之绦，虽蒔不花，可尽弃之，选秧之法，审其藕色明净、窜头鲜润为佳，一秧得两三窜，无不花矣。

蒔藕

出秧后，各为标识，毋乱其种。旋出旋蒔，弗逾三日，缸底置金花菜少许，实以黄泥。捣必坚，松则易泛纳。秧指生，方以河泥淘净覆之。或先时和粪泥入缸底更佳，亦有纯用河泥者，各从其意可也。蒔后晒令龟坼，然后注以河水。遇骤雨宜盖藏，否则随倾。弗使凉气浸逼。此蒔藕之大略也。

位置

择向阳隙地列几安缸，或累砖以承之，弗逾二三尺，必高下错落，使阳光易透，颜色相间。濒海多飓风，风作，亟置于地。受风微，则无摧折之患。误移入室，蕊必萎。小种虽足供几席清赏，然爱日之性，与大种无别。故朝入必昼出，昼入必朝出。供玩者当喻其意。

培养

荷钱乍浮，受水宜浅，所以承阳光也。叶高，约之以架。多则芟其冗者，而弗芟其傍花之叶，盖花皆附叶而生，花未透，叶夜必转侧以让花，如使饮露然，叶爱花，人当爱爱花之叶。暑盛花渴，频以河水灌之。梅雨多，制回龙

以泄之。（截芦通管，削令稍偏。合二管如人字，而密緘其缝，置缸吸之，水立尽。）河水温，天水凉，物性之爱憎然也。河水与天水合，生锈虫如蚁缘附茎叶间，以净笔蘸水去之。膏肥之法，隔年粪汁为上，次则虵蜃，然性热易致焦灼，宜候雨天或注水令满方可。其他如生豆汁，如牛皮胶，如石硫黄，或性烈，或性滞，皆可用。然不若隔年粪汁之力厚功倍，且令水澄如镜之沁人心目耳。

喜忌

喜如炉之日，鼓铸其精神。喜如珠之露，光悦其颜色。喜明月，喜柔风。喜骚客之投词，喜美人之流盼。喜肥不喜瘦，喜湿不喜干。忌狂风之摇落，忌骤雨之摧残。忌泉水之浸淫，忌阴霾之凝结。忌花木之蔽其上，忌裙裾之曝其旁。忌谬托知音，乱挝逐鼓。忌侈开豪宴，杂遯盲词。花如有知，当颌我言。

藏秧

白露既降，花渐稀，叶渐黄，视其憔悴者去之，鲜润者留之，使承露以养根。水弗满，满则水从枯茎入，易致败藕。寒风至，移置檐下，尽倾其水，留升许以润秧而已。冻则束草以覆之，纳诸室。惟不可失水，失水则燥，燥则锈痕生而秧不可用矣，故藏之者不可不慎。